

影剧小说卷

冰夫 著

冰夫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冰夫文集

周建
题

影剧小说卷

冰夫 著



上海三利书店

目 录

战士在故乡(独幕两场话剧)	冰 夫	1
火童(动画片电影剧本)	冰 夫	51
蝴蝶泉(动画片电影剧本)	冰 夫 姚忠礼	75
列那狐(动画片电影剧本)	姚忠礼 冰 夫	91
带路的雄鹰(木偶片·文学剧本)	冰 夫 陆扬烈	155
雾都报童(中篇小说)	陆扬烈 冰 夫	187
豆嫂(中篇小说)	冰 夫	341
武夷留香(电视音乐剧)	于 之 冰 夫 史 俊	389

战士在故乡

(独幕两场话剧)

冰 夫

人物：

乔明刚——二十五岁，转业军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乔老田——五十多岁，乔明刚的父亲。

乔大娘——五十多岁，乔明刚的母亲。

凌秀兰——二十二岁，合作社会计，乔明刚的未婚妻。

于正本——三十五岁，合作社副社长。

马二婶——四十多岁，合作社社员。

李春辉——三十九岁，单干农民。

时间：

一九五三年。

地点：

山东某农村。

第 一 场

时间：夏季黄昏。

地点：乔老田家。

布景：普通农民房屋。左边门通有锅灶的外间；右边的门通里间。屋里放着一张方桌、几张条凳和椅子，墙上挂着乔明刚在部队时的立功喜报和奖状。墙角堆着农具等家什。屋子正面偏右处是一方形大窗，透过窗户望去，可见外面辽阔的原野和起伏的远山。

幕启时，乔大娘在摺叠着刚洗过的衣服，有时用针线缝缝。

衣服中多数是穿旧的军装。片刻，乔老田从里间走出，闷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像有满腹心事无法倾吐一样，狠狠地吧嗒着烟袋。

乔大娘 （翻弄着衣服）这军装眼看就穿成麻花了，真没法再补……（顺手拿起针线来缝。）

乔老田 那就把它拆扒拆扒纳鞋底吧，家裏又不缺衣穿。

乔大娘 不，明刚就爱穿军装，他还要留着穿哩。

乔老田 （埋怨）你竟信他摆活！他听过老人的几回话？（唠叨地）他刚来家时，我就对他说：明刚，你出去七八年了，如今转业回来，该琢磨琢磨把家治兴旺些，把日子过舒坦点，也让老的享两年福。可他倒好，家裏事撂下不管，人家的事偏要去问，整天在外穷忙活，好像满庄子里就数他这棵树高。

乔大娘 这不能怨他！副支书是大伙儿选的；合作社社长也是大伙儿推的。

乔老田 要不是他树大好招风、尽逞能，人家会选他？

乔大娘 你尽挑剔，我知道你想让他走。

乔老田 就是！我不能让他在家给我惹是生非。

乔大娘 （生气地）哼，你的心比乌炭还黑，亲生儿子都不愿让他留在家。

乔老田 这又不是我逼他走，（磕打烟灰）出去是好事。早先他写信给路部长，要在工厂里找个事做，这次人家给找好了，来信催快去，他当晚还答应去，可一觉睡醒，又忽的不想去了。真不知哪股风把魂吹走了，办事这样没影子。

乔大娘 （不以为然地）不去也好，我正不割舍他走哩。在外颠

跼七八年了，什么罪没遭受！如今负伤回来，身子骨这样弱，还让他去奔波，你就不心疼？

乔老田 哎！你这老娘们真不懂事，出去上工厂练达两年，不比在家扛锄头弄泥巴强？要不是上级照顾转业军人，怎么能找上这事？可他偏偏不去。

乔大娘 不去就不去呗，在家侍弄个庄稼活也不离。

乔老田 （气愤地站起）你知道个啥？合作社眼看就要垮台了，别人退都来不及；他偏偏硬逞能，要去代理社长。这不是自搬砖头自磕脚，吃饱饭撑的！

乔大娘 （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就你好……

凌秀兰从外面喊着急入，手里拿着一封信。

凌秀兰 明刚！明刚！（推门见乔老田和乔大娘在屋，一窘，不好意思地走进来，低声）大叔，大婶……

乔大娘 秀兰，快来坐坐。（指信）这是写给谁的信？

凌秀兰 明刚的信，是我哥哥从部队上寄来的。他到哪去了？

乔大娘 出去半天啦，头疼也不肯在家歇歇。

乔老田 这家他还能蹲住？连饭都不来吃！

凌秀兰 （把信藏入口袋）供销社陈同志来了，社里一个钱也没有；正本哥也愁的没法，叫来找他。

乔老田 巧媳妇难做无米饭。他能有什么办法？

凌秀兰 真急人，请他等几天也不行。陈同志说：肥田粉是春上贷给的，如今过了麦收，要结账了。

乔老田 你没到信贷社去看看？

凌秀兰 不行呀！上次就去贷过一批了；这回人家还肯再贷给咱？……

乔老田 那就把社里的小猪儿和小羊羔卖净，好还人家债。

凌秀兰 那哪行！猪和羊都那么小，能卖几个钱？

沉默。

乔大娘（烦闷无聊）老天这么闷热，就是不下雨。

沉默。

乔老田 实在不行，把家巴什统统卖了，凑钱还人家。咱们就分开各自干，像从前一样。

凌秀兰（吃惊）家具卖了？分开各自干？那社不垮了？

乔老田 不垮还有什么办法？

凌秀兰（思索）能有办法，我去找明刚。（欲走。）

乔老田 秀兰！不是大叔讲你，你可别跟他们乱吵吵。如今家里不像从前了，又不缺吃少穿，你还忙活什么呢？

凌秀兰 大叔！互助合作，增加生产，是我们青年团员的任务，怎能不忙呢？

乔老田（略带不满地）你这也是跟明刚学的，讲话尽讲字眼啦。

凌秀兰 这都是实话。（欲走，又回）大叔，你可别对社没信心。你忘了咱成立社的时候，县上路部长、区委李书记都说过：这是咱区第一个社，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他们还说，以后咱还要慢慢改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大社哩。

乔老田 话好讲，事难做。如今哪个当干部的不会宣传，你就信以为真。

凌秀兰 不，书上也这样讲：办合作社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让大伙生活过得富裕。

乔大娘 都说社会主义的日子美、好过，要真到那一天可就好啦。

乔老田 半夜起来等鸡叫，还早呢。

凌秀兰 快啦。今头晌明刚还跟我研究来，他说上级早讲过，我们多加一把劲，社会主义就早来一天。

乔老田 你别听他瞎喳喳！他是拿着红枣当火吹的人。上级点派他开步走，他恨不能拼命跑才行。

凌秀兰 不，如今社里人都挺拥护他。

乔老田 就这我还没捞着训斥他哩。秀兰，你可千万别跟他学：他是见哪条道扎脚，偏要走哪条才痛快。我三番五次劝他到工厂去，他偏要留下来当社长。

凌秀兰无语。

乔老田 我早就看透啦，亲生爷们弟兄在一块，还要吵吵着分家哩；合作社这么多人蹲一起，还能少打了麻烦？少吵了架？早晚也免不了散伙！

凌秀兰 不，人家苏联的集体农庄都是大伙在一道。

乔老田 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

凌秀兰 那咱们东北、河北，也都有呀！

乔老田 都这样说，可谁见过呢？秀兰，你还年轻，还不懂得当家过日子的事理，听老人的话没有错。

凌秀兰 嗯……

乔老田 得空你劝劝明刚，还是出去干工厂好，省得当这个社长，挨骂遭罪！你看，如今才干六天，这不，供销社要钱来找他，打井要找他，马婆子退社也要找他，以后这怎么得了！还是劝劝他不要干才好。

凌秀兰 看着瞧吧。我这就去找他。（下。）

乔老田 （注视着凌秀兰的背影，转身向乔大娘）秀兰这孩子也学的跟明刚一样，不如从前听话了，开口闭口全是新名词。

乔大娘 人家谁像你这脑筋，三棒子砸不开，一句新话听不进！

乔老田 哼！这些年轻人，没挨过饥困，不知那苦处。合作社眼

看就成纸糊灯笼了，还能经得起风吹雨打？还能不垮台？

乔大娘 前黑夜开过会了，怎么还这样乱呢？

乔老田 光开会能顶啥用。今年麦子打的一亩地不到二斗；如今又二三十天不见雨水，秋庄稼都耷拉着脑袋要旱死啦，还背着这么多饥荒要还，怎能不乱？

乔大娘 这都是黄兴财当社长害的咱。

乔老田 可不！去年冬天才成起来，就又买马拉步犁，又买肥田粉，又盖马棚、砌猪圈、弄羊栏，说不上怎么好了，拉一屁股饥荒；如今，马又牵回自家去养了，棚子塌了，猪圈倒了……哼！增产！过好日子！我看，饭碗掉不到地下就是好事，还能怨人家退社！

乔大娘 人家退社，你打算怎么办？

乔老田 我自有好算盘，不用你给我拨小九九。你帮着劝劝明刚就行，叫他不要当这倒霉的社长，还是到工厂去好。

乔大娘 你自己去说吧，我不管。我还要随着大伙儿往地里泼水去哩。（收拾好衣服，向外下。）

乔老田 这个老娘们，真他妈糊涂！（从墙上取下草帽，欲走。）
乔明刚上。他穿着洗得发了白的军装，戴着军帽，整洁而清新。他的谈吐和举止，处处都流露着军人特有的才干与气魄。

乔明刚 爹，你没有下地？（脱下帽，扇着。）

乔老田 （情不自禁地停步）没有。这半晌你到哪去来？

乔明刚 我在工地上打井，又到各生产队绕了一趟。

乔老田 刚才供销社来要钱，秀兰找你好半天。

乔明刚 我碰上她了。

乔老田 社里没钱还人家，你准备怎样搞？依我看快把这个社长辞掉，到工厂去干吧！那多干脆，多省心！

乔明刚 不！怎么能碰上困难就临阵脱逃呢？

乔老田 （不满意地）那你能有什么办法？

乔明刚 我寻思把咱家存银行的钱，投资到社里去，先度过这阵难关再说。

乔老田 那不行！那一百万是今天攒、明天凑，好不容易存起来的。准备着秋后给你和秀兰办喜事用哩，你怎么能拿它去替合作社还账？

乔明刚 爹，到秋后粮食打下来，合作社就有钱啦。

乔老田 那也不行，万一秋收不好，怎么办？这不能全由你们。

乔明刚 （解释）爹……

乔老田 （训斥地）明刚，你今年二十五岁了，也该知道当家过日子的道道啦。这钱，是咱全家起早贪黑，水里爬、泥里滚，用汗珠子从庄稼地里挣来的，怎能眼睁睁地把它往水裏扔！

乔明刚 这是怎么说？合作社到时候会还咱的。

乔老田 哼！合作社眼看就要垮了，你还这么死心眼，其不知什么东西迷住你了！（停顿）这钱，你不办喜事，我还有别的用处，死活不能往外借。

乔明刚 （想说什么，但压抑地忍让着）那你就看着社里为难吗？

乔老田 （缓和地）明刚，你在队伍里革命这些年，知书识理，办事懂得是非。这次上工厂是你自个要求的，人家路部长好不容易给你找个事，还不是为了照顾你，你不去能像话吗？

乔明刚 爹，不是我不愿去呀！你想，我怎能眼看着合作社垮台

不管，就抽身去工厂呢？

乔老田 合作社垮了，怨一千个人，也怨不着你。你从前又不当理事，又不当社长；如今还是自个要挺身出来代理社长的。

乔明刚 不能那样说。我是党员，是副支书，就要对这些事负责。我把这情况告诉路部长，他会同意的。

乔老田 他同意，你也不能留在家整天扛锄头翻泥土，流汗遭罪，像我一样一辈子没出息。

乔明刚 爹，这就错了，劳动是光荣的。再说，我到工厂去是干工作，在这里也是干工作。如今这里正需要人，不是正该留在这里吗？

乔老田 说这些有什么用，大道理也不能拿着当饭吃。

于正本急上。

于正本 明刚，钱怎么样啦？

乔明刚 爹！社里这阵用急，还是你把咱的钱……

乔老田 钱，我家留着要用，不能借。

于正本 那怎么办？供销社老陈还在社里等着哩！

乔明刚 （生气）不用愁。走，咱再另想办法去。（与于正本欲下。）

凌秀兰上。

凌秀兰 你们到哪去？

于正本 筹划钱去。你跑出来，老陈呢？

凌秀兰 他等不及，先到柳格庄去了。他叫把钱拾弄好，明早他来拿。

于正本 （轻松了一下）好，好！

凌秀兰 好什么？要账的才走了，马二婶又来跟着腓上转啦，非

嚷嚷着出社不可；经她这一折腾，后街上王名才、李老本、大双家也都跟着嚷嚷要退社。

于正本 这些人都是成心捣乱，一步紧逼一步，非把社逼垮了不熨帖！

乔老田 （插上一句）人家要想退，就让人家退吧。

于正本 你退、他退，那不就散伙了？

乔明刚 （沉着地问凌秀兰）你没跟马二婶他们解释解释？

凌秀兰 什么都说了。我还告诉她，社里正在打井抗旱，有水就有庄稼。可任你把嘴磨破，他们不听也是白搭。你还没听马二婶说的那个难听劲哩！

于正本 她说什么？

凌秀兰 她说合作社成心坑人！如今天这么旱，庄稼苗眼看点着火了，谁也不来管啦。

于正本 （气愤地）她这是胡扯八蛋！她真退，让她退好了。

凌秀兰 让她退，那后街上王名才、大双家那些户呢？

于正本 退！退！谁愿意退，谁退！大伙儿都退了，咱更省心。让他们这些户去单干！去冒尖！去买田置地！

凌秀兰 那哪行？

乔明刚 正本，发火没有用处。越在这种时候，当干部的就得越要沉着，越要耐心！

于正本 好！沉着，耐心！可钱呢？能“耐”了钱来吗？

沉默片刻。窗外响起李春辉喊乔老田的声音。

李春辉 （内声）老田叔！老田叔！我回来了。

乔老田 （从窗口向外）好！春辉，我马上就来。（转身向乔明刚）明刚，如今社里搞的这样，你还是出去干工厂吧，别再三心二意啦。（欲走，又回）那钱你可千万别动，

家里还要留着用哩。(下。)

凌秀兰 明刚，是大叔不肯借？

乔明刚 嗯！

于正本 这老头真少有，一个钱都想掐出水来。怎么办？明早老陈就要来了，拿什么给他？

众人深思。

乔明刚 再和别人借一借呢？

于正本
凌秀兰 找谁借？

乔明刚 (愁，想)实在弄不到钱，咱们就派一个人到县委找路部长去，请他再帮咱想点办法。

于正本 对！办社时候路部长还说过，叫咱有困难去找他。

凌秀兰 怕是不行吧？春上，那批肥田粉，就是路部长帮咱贷的，现在咱还没还上。人家银行还肯再贷？

于正本 不管怎样，还是去一趟好。明刚，你看让谁去合适？

乔明刚 (注视着凌秀兰)秀兰去吧！

凌秀兰 不，我不去！

乔明刚 这是紧要的事，为什么不去呢？

凌秀兰 不去就是不去呗！俺平时说话还张口结舌哩；见了那些大干部就更说不出话来啦，那不把事情给弄糟了！

于正本 别说瞎话啦。堂堂的高小毕业生、妇女主任，不会讲话？平时开妇女会，怎么一发言就半个钟头呢？

凌秀兰 那是对左邻右舍，拉拉家常；这是去干什么？

乔明刚 不要紧！有我写好的信，你拿去交给路部长就行。再说，你是会计，又是青年团员，也应该从各方面锻炼锻炼；要不然老是个新兵，听见枪声就害怕，哪能打

仗……

凌秀兰 (笑)别又来你那当兵的一套啦!有信,我就去。可是,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啦?

乔明刚 自己的事,心里还能没个数!陈同志不来,咱也得想法还呀。再说打好井贷水车,不也得找他?(准备去拿信,抬头看看窗外,又停住)哟!太阳快落山了,怕赶不回来就黑天啦,还是明天起早去吧。

凌秀兰 黑夜有月亮,怕什么?早办妥早省心。

于正本 对呀!早把钱拿来,把水车贷来,也让大伙儿早吃个定心丸。

乔明刚 行,那就骑个脚踏车去,好快一点。(从墙上挂的皮包里拿出信来,交给凌秀兰)这信交给县委张书记、路部长都行。社里的情况,我自个儿的情况,都写上了,详细的你再和他们拉拉。

于正本 明刚,贷水车的事,你也写上啦?

乔明刚 写上了。这封信主要就是为了这个事。

于正本 那好。秀兰,咱们打井的等着你的水车,供销社等着你的钱。你可留心,千万别掉了。

凌秀兰 得啦!得啦!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刚学会走路。

乔明刚 (笑)也和小孩差不多。

凌秀兰 嗔意地瞅乔明刚。

乔明刚 (笑)好,好,那就快走吧!

凌秀兰 放心吧!过不了三更天就赶回来。(出去,随即又推门进来,跑至乔明刚身边)我忘了告诉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大哥给你来的信……

乔明刚 (欣喜)啊呀!老战友、老上级,到底有信来啦,我自从

转业回来，就很少见到他的信。

凌秀兰 回信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向于正本调皮地）正本哥，不用急，我这就飞快去县里去。（下。）

于正本 （夸赞地）真是金瓜配银瓜，小两口子顶呱呱！
乔明刚 没有听清于正本的话，正专心地拆信看。

于正本 明刚，不早了，咱快到打井的工地上去看看吧。

乔明刚 稍等等，我把这封信看了。

于正本 走！到工地上去看吧。也好念给我听听，好长时间没听见志强的消息了。

乔明刚 好。看看前方老战友、老上级的信，干起工作来也有劲。（与于正本下。）

乔大娘 （内声）明刚，你又到哪去？脑袋疼，还不在家歇歇！

乔明刚 （内声）不碍事，我到工地上去看看打井的，就回来。
片刻，乔大娘上。

乔大娘 （犯愁地自语）唉！这孩子军队蹲这几年，把性子变成什么样啦。自打留下办社，这些天半宿半宿不回家，天一亮就披衣服走了，折腾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拿起早先摺好的衣服，欲进里间。）

乔老田悄悄地进来。

乔老田 （环顾周围）明刚上哪去了？

乔大娘 到工地看打井的去啦。

乔老田 （放心地向外间）春辉，进来吧。

李春辉上。

李春晖 大婶，你忙啦！

乔大娘 春辉，快来坐坐吧，好长时间不见你了。